

命衡

已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秦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拔芥磁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
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

一有感字

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
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
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
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
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
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
常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
雞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

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埴以盧
爲槲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
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
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
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
古又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
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
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
真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樽

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
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
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
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
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
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
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
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莫以禦凶今土龍亦

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蜚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爲蜚不集之類夫蜚爲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爲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爲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

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
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
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
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
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
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
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
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
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

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
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
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
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
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
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
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蹇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
無雲雨猶舊交相關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
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
龍從雲也雲搏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
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
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
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
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
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
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
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

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
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
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
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
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
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
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
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

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
為姦今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
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
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
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
為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
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
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
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
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

牛象熊羆豺狼蝮蠆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
蝮蠆閩蚩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
食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
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
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
虎毛蟲人裸蟲毛蟲飢食裸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
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
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
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
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

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
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
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
伏匿希出非可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
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
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
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
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
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
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

上堵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鸛鶴來巢其後季氏逐
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傅鵬鳥集
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傳懷王好
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
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
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
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
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
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
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

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
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
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
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
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
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
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
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

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
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
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蠃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
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
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
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
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
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
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

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
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俛蟲三百人為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
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
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
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
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
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

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蠹蠹若蛾矣粟米饘熟生蠹夫蠹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

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蟾蜍蠹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蜥之類蛄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疆大

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
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
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
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
冬暑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
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
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
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饒餽蟲生不禁藏
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

聞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聞喋准况衆蟲溫濕所生
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昌邑王夢西
階下有積蠅矢明且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
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
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
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
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
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
蚊蚋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

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雨螳出蚋蜚為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

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麇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顛項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

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
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
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
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第
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
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
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
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
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
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

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字
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
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
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相
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
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
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栢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
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
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
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

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
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
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
見蹇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
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
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
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
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
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
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

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
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
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
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
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
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
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
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
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

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鶴同也鸛鶴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鸛鶴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

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

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
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
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
出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
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
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
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
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
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
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

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
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
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
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
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
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
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
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
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
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

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
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
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
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
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
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
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
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
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
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

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
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
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
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
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
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
也藁茨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
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
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
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騏驎亦或時

生於麇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
鵠鵠毛竒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
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
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
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竒
竒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
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絲生禹瞽瞍生舜
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
得嘉禾恒見粢梁之粟莖穗怪竒人見叔梁紇不知
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

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
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
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
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鷁
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
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
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
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
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
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

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
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
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鼈蝦蟇為鶉
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
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麀為騏驎鷓
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襄姒玄
竈之子二龍祭也晉之二卿能罷之裔也吞燕子蕙
苾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
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
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

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
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雍雍喈喈瑞
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雍
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
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麀
而角言有麀者色如麀也麀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
武王之時火流為烏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其
色赤如似麀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
同故言有麀麀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
魯之所得麟者若麀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

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麀不言色者麀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麀故言有麀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麀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麀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麀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

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麀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鸚鵡來以相竒言之聖人有竒骨體賢者亦有竒骨聖賢俱竒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竒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

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鵠麀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鵠鵠麀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

明宣惠眾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眾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

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况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凰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第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王充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

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
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脩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案人操行莫能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一有自全而字
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
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
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

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
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
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
為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
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
龍之紀使鳳麟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
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
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
矣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
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

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

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

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衰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

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鳥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

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

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
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
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
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鵠來巢
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
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
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
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
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
鵠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甘野澤之物巢

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
鸛鵠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
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
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
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
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
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
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
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
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

使物物亦不為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為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為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

露景星嘉禾萑脯莖蕨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褻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褻之也太平之時豈

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
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
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
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蕙脯
蕙菸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
無有此物儒者言蕙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
脯薄如蕙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
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蕙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
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蕙何
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蕙者欲以風

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蕙以風之乎
厨中能自生蕙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夏月操蕙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
蕙不鼓動言蕙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
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蕙脯世言燕太子
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
論之旣虛則蕙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
言古者蕙菸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蕙生至十五日而
十五蕙於十六日日一蕙落至月晦蕙盡來月朔一
蕙復生王者南面視蕙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

擾察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莢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

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宸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

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
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
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
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
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
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
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
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
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

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米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
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

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

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
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
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
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
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
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
臯陶觥觥也儒者說云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

罪臯陶冶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魍魎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魍魎一角體損於群不及衆類何以為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魍魎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魍魎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

知如以魍魎能觸謂之為神則狴狴之徒皆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魍魎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魍魎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魍魎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

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

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為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濺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

露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

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絜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澆治民而立

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
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
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
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
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
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
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
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
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
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

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
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
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
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
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
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湯遭洪水湯遭大
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
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

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

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眾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

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

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疆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疆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

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
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
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絀
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
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
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
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
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
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
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

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
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
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
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
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
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
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
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黜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
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論衡十七

通鑑卷十七

論衡卷第十八

王充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
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

論衡十八

通鑑卷十八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乎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

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

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栢公得仲父任之以事
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
告人則天德不若栢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
栢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
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
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
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
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
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
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

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
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
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
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
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
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
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
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
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
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

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魯成季友生字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三者之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為文字復為華葉

乎宋人或刻木為楮

一本作約

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

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

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自為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為

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

采色通可為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

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為之宜

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為萬萬千千物乎諸

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

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脉脂腴骨節爪齒自然

成腹中乎母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為人者何也鼻

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

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

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需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

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

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頓感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

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矐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

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

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温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
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
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
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
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
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
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
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
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
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
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木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滕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

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平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

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
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
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
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
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
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什接人而起接
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
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
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
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

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
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
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
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相攝攝
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
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
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
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
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
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

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
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
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湏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
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
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
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
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為
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
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

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
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
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
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
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
於三王不可於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
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
為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為到
白雉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一有平字也周公功德盛於
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

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
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
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睨
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
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
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
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
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
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
者也已非人君也一有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

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况
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
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
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
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
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
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
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滕
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

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湏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湏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湏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湏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

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
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
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
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
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
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
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
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感慙自同於麋
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
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

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瘐狗瘐狗入華臣之門華臣
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
左師懼國人自逐瘐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
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
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
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蒼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
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
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
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
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

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竒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

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面醜惡此

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為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

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為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上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蝻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為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

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
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萊英色
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
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
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侏儒俳優
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
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
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
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

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
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
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
襲故文王行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又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
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固設纖微之禁檢狎守
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
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
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

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又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又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墮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

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父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擗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

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比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

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魏魏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

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

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

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魏魏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艷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八

具正帝三王事在聖賢之士而慕之臨茲尚書
 小學漢之強士何以不表後漢下何以不表如東世
 也夫今聖傳本末先聖學在內而聖禮益美之也無臨
 蘇周之效東不諱文王之制後漢不諱漢之盛也
 帝請與鳳舉翅天下其命貴所以不以別於鳳也
 帝者明也所以不以別於鳳也所以不以別於鳳也
 明帝者明也所以不以別於鳳也所以不以別於鳳也
 固嘗謂非實也

通海草堂
 藏書
 印

